



上图：《倪瓒像》图卷。

使用。因此，它不仅是研究宋代的庙堂乐制、青铜乐器的珍贵物证，也是宋、金历史的见证。随着历史的更迭，目前世界上仅存二十余件大晟编钟。

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，仿古铜器不仅仅作为国家或庙宇祭祀的礼器，更渐渐成为日益兴盛的士大夫阶层的收藏与定制之物，装点着学者书房或家中雅致空间。艺术家们依然推崇上古时期的风格，尤其常用金石博古图录中的木刻插图作为参考。在其中，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明代仇英绘制的《倪瓒像》无疑用绘画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这一流行于士大夫阶级的审美时尚。

仇英字实父，号十洲，明代绘画赫赫有名的“吴门四家”之一。一生创作颇丰，人物、山水、走兽、界画俱能，临古功深，落笔乱直，“精丽艳逸，无惭古人”。在继承唐宋以来优秀传统基础上，吸取民间绘画和文人画

之长，形成自己的特色，对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尤有建树。

《倪瓒像》图卷，描绘的是元代绘画“四大家”之一的倪云林。欣赏这幅作品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亲临倪瓒的隐居生活。据历史记载，倪瓒博学好古，四方名士常至其门。其性好洁而迂僻，人称“倪迂”。擅画山水和墨竹，画风清润，平淡天真。其笔下多疏林坡岸，幽秀旷逸，笔简意远，惜墨如金，往往寥寥数笔，逸气横生，除了丹青之妙，倪瓒更是知名的古物收藏家，格调极高，更以他的清逸和高洁品性著称。

在画中，倪瓒身着宽松的文人衣袍，神态从容。他倚靠凭几坐在榻上，手持毛笔和书卷，气质清雅，若有所思。他的身旁摆放着砚台与书卷，左右两侧各有小童侍奉，左边书童提着水瓶，准备伺候茶水，右边书童则抱着一把鸡翅扇，随时准备为倪瓒扇风送凉。小童身后的桌案上，陈

列着用以焚香静心的铜鼎状香炉与简洁高雅的铜觚状插瓶，瓶中有孔雀羽毛两根。整幅画卷展现了倪瓒的隐士生活，也彰显了他的风雅和高洁品性。倪瓒被誉为“清逸隐士”，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，都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同时，通过画面中器物的具体描绘，如实地反映了元明时期士大夫生活中铜器必不可少的地位与作用，难怪清代文人王文治在卷后题诗道：“高士竟千古，披图见天真。云林拥清阁，位置宜斯人。洗悟俗虑扫，把卷高怀存。”

在崇尚复古的同时，一代代高手匠人们也愈加自由地对古老形制进行再创造，巧妙融入当代之元素，尝试将古今设计相结合，孕育出全新的艺术风格。自元代以来，这些作品逐渐成为文化瑰宝，世代传承，深受珍藏。到了明代，恰逢中国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，艺术家们深受元代以来的创新技艺与文化风潮启发，于宫廷工坊起步，所制珍品渐渐流传至民间，而铜器样式也因此变得更为丰富。祭祀礼器的设计愈显宏伟，雕塑风格也日益自然生动。常伴有色彩斑斓的镶嵌装饰，新颖图案层出不穷。这些风格不仅为铜器树立了新的审美标准，也影响着后世艺术风貌。

在此次大展中，明代的胡光宇花卉纹铜炉无疑就是典型代